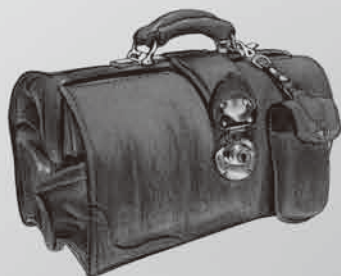


櫻子

第一部 閨蜜的祕密



紅色筆電 著

第一章／櫻子

二〇一五年四月，目黑川沿岸早已開滿了櫻花，從三樓的窗戶眺望下去，是一整片粉紅色的花海，宛如日劇裡的場景。

早上九點，櫻子起床時，先生早已出門上班了。

賴床的女人睜開眼睛不久，立刻拿起放在枕邊的手機查看昨晚有無新進的留言。從小螢幕裡發出的亮白光太過刺眼，她的眼睛痛苦地半閉半開著，眉頭皺成了一團。儘管如此，女人細長的手指頭卻還是輕快地滑著亮白螢幕，並沒有因為眼睛酸痛而放下手機。

約過了五分鐘後，櫻子才依依不捨地放下這個專門收集讚美的小機器。

她起身走向廚房，從冷凍櫃裡拿出了蛋餅皮，隨即非常熟練地做了一份台式培根蛋餅。這些蛋餅皮可是得來不易，得花三十分鐘搭電車到橫濱中華街的台灣商店才買得到。

把蛋餅裝盤後，櫻子小心翼翼地擦拭著白色淺盤上的指紋。接著，她拿出新買的咖啡杯，泡了一杯熱拿鐵。天空藍的咖啡杯上鑲著一隻黑色條紋的慵懶胖貓，這設計來自義大利插畫家之手。

上個月特地到自由之丘，排隊了一個小時才買到電視節目上介紹的超濃厚草莓慕斯。在回

家途中經過一家北歐雜貨館時，從櫥窗看進去，當時一眼就愛上這個限量咖啡杯了。

那天，也買了些銀白色的餐具，還有一條淡紫色的桌巾。

櫻子算是個有品味的女人，經過她的細心配置後，小圓桌在短短幾分鐘內搖身一變，猶如料理節目裡才會出現的夢幻餐桌。

最後，她拿起了最新型的智慧型手機，透過手機螢幕，全神貫注地緊盯著窗外的目黑川櫻花。

鏡頭裡必須出現櫻花、慵懶貓的咖啡杯、還有淡紫色桌巾。

目黑川的櫻花永遠是透過手機螢幕被櫻子觀賞。拍了幾張照片後，她就再也沒有往窗戶那邊看過去了。

接著，目黑川夫人檢視著十多張照片，縝密地挑選了一張拍得最好的傑作後，一直緊閉著的雙唇這才微彎了起來，露出了上排整齊的牙齒。

獨自一個人在家的女人滿意地笑了起來。

選完照片的女人迫不及待地上傳了早餐的照片，這是她每天最重要的功課，「目黑川主婦的生活點滴」。

當然，文字裡不忘提到讓台灣朋友們羨慕的日本與櫻花。

除了拍照以外，連正眼都沒瞧過櫻花的櫻子在FB寫下了這段話。

『早上起床就可以看到滿滿的櫻花，心情真好！早餐是台式蛋餅，我真的好想趕快回台灣，臭豆腐，麵線，雞排……好想吃喔！』

更新了FB後，女人才開始享用早餐。

蛋餅跟咖啡早已涼掉，但櫻子根本不在意，她不在乎接下來從手機裡發出的留言通知聲。

櫻子三兩口快速地解決掉蛋餅，幾乎像是用吞的一樣。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目黑川夫人吃東西的樣子粗俗難看，只有從這裡可以稍微看到這女人的過去。

櫻子，出身於台灣西南部的某個小城鎮，一直到高中畢業前都在當地生活。每到假日，搭巴士到市區逛街是鄉下女孩最大的娛樂。高中畢業後，班上只有櫻子及少數幾個同學沒有繼續升學。

怎麼說，她都不是屬於愛念書型的人。

沒有任何專長的櫻子，在台北晃了半年，只找到一份餐廳的兼差工作，住的是違法的頂樓加蓋。工作了兩、三年後存到些錢，櫻子開始利用假日到補習班上日文課，卻只學了些幾句簡單的日文會話。不久，她辭掉了餐廳工作，開始在小酒館陪酒，這份薪水比餐廳服務生還要高出兩、三倍。

有別於佇立在林森北路上華麗氣派的日式大型酒店，櫻子工作的小酒館位於林森北路內側的小巷子裡，那裡老舊且狹窄。

就在那時認識了現在的先生。

FB的朋友裡，沒有人知道目黑川夫人曾經待過酒店。

『好羨慕呀，我還沒看過櫻花耶！』

『那是目黑川嗎？妳們住目黑區，聽說木村拓哉也住那裡，應該是很貴的地段吧！』

『妳住那裡是不是會常常看到日本的明星呀？』

起床不到一個小時，櫻子已經沉浸在大家的讚美聲中。通常都是對日本一知半解的人才會羨慕櫻子的生活。

偶爾，櫻子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買東西時，被年輕的日本店員用簡單的日文問：「有帶集點卡嗎？」她總是心虛地搖搖頭，不敢發出聲音。

櫻子，一個不會說日文的櫻子。

早上重要的事情除了上傳早餐照片外，還必須檢視其他東京太太們的動態。尤其是住在港區的藤原太太。

『還在宿醉中，各位有解宿醉的好方法嗎？』

這個宿醉的動態還外加了一張照片，六本木三三的夜櫻。

看著藤原的動態，櫻子心裡非常不愉快，不愉快到早已忘記剛剛收到的大量讚美聲。

藤原太太是櫻子的頭號假想敵，嫁來日本才兩年，沒有孩子，總是高調地宣傳自己住在政商名流最多的港區。

櫻子心裡雖然不快，卻還是按了讚。點下了讚後，就立刻看到藤原太太的台灣友人在動態底下發問：『好漂亮喔！這是哪裡？妳為什麼會宿醉呀？』

啊！上鉤了！藤原那個炫耀狂就是在等著有人發問！

櫻子可以預測藤原太太接下來的回答，她的手機螢幕停留在藤原太太的FB頁面，每隔幾分鐘就看一下有無最新留言。

雖然討厭這個花俏的炫耀狂，櫻子卻也好奇著藤原太太接下來的回覆，深怕有人今天的動態比目黑川櫻花還耀眼。按了約七、八次重新整理後，櫻子終於等到藤原太太回覆台灣友人的問題。

『這裡是六本木喔，昨天跟老公一起到六本木三三賞夜櫻，一不小心就喝多了，後來兩人從六本木散步回家。話說這裡戒備很森嚴，住的都是有錢人，所以喝完就要趕快回家，不能在這裡大聲喧嘩。對了，前幾年SNAP裡的草剪剛就是在這裡喝酒鬧事被警察抓，這裡太高級了，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報案，真不方便！』

看完了藤原太太的回答，櫻子冷笑了起來。

這才是藤原那女人一開始就想表達的，雖然看似在抱怨，卻透露出夫妻感情很好、住的地方也貴。

接著，藤原太太動態底下又出現了兩、三個新留言。

『好浪漫喔，夫妻倆一起牽著手散步走回家。』

『原來妳家住在那裡喔！挖！電視有出現過耶！』

突然，櫻子覺得自己精心設計的目黑川貴婦早餐照片大輸了。

雖然氣藤原太太一直強調自己住在最貴的港區，但更讓櫻子生氣的，是藤原太太的先生。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待的是知名企業，與太太兩人似乎很恩愛的樣子。不僅是這樣，兩人連外型都很登對。

櫻子只大藤原太太兩、三歲，但丈夫今年就要邁入五十歲了，還有著中年男人微胖的肚子。怎麼看都只是一個普通的日本中年歐吉桑。

相較於藤原太太常常上傳老公的照片，櫻子幾乎沒提過有關丈夫的事情。

就在悶氣無處可發洩時，傳來了FB的留言通知，是藤原太太。

『目黑川的櫻花好美喔，真羨慕妳！』

雖然知道藤原太太一點也不羨慕，櫻子還是很客氣地回：『六本木的夜櫻也很美呀！』

『但我們是走過去的，哪像妳家只要往窗外看就可以欣賞到，昨天微醉走回家，後來走不動，讓老公背我，大家都一直在看，好丟臉喔！』

此時，櫻子心中的不悅已經到了極點。

既然感到很丟臉，那可以不要寫出來嗎？妳想表達什麼？老公年輕體力好？還是妳們很恩愛？妳真的覺得丟臉嗎？

櫻子憤怒地用手指大力按壓手機螢幕，卻只能打些客氣的話。

『不會啦，老公背走不動的老婆本來就是應該的呀，下次不要喝那麼多就好。』她敷衍地回覆，只希望趕快結束與藤原太太之間的對話。

打了些互相讚美的話後，終於結束了一段令人不愉快的對話。當然，感到不愉快的只有櫻子。

剛剛看到藤原太太動態裡「宿醉」那兩個字，櫻子內心開始躁動，逐漸地陷入了不安穩的情緒中，於是比平常還無法忍受藤原太太炫耀的文字。

出身於鄉下保守家庭的櫻子，在做陪酒的工作之前幾乎沒有碰過酒精。

在小酒館出勤的第一晚，她就後悔辭掉餐廳的工作了。不習慣酒精的身體，連續一個月，晚上嘔吐，白天從胃中散發出食物腐爛的氣味。就連現在回想起宿醉地獄的日子，還是會從喉嚨湧出一陣噁心感。

宿醉，是非常痛苦的，只能像馬鈴薯般地捲曲著身子躺在床上，什麼事都不能做，更別說在F B放照片跟認真回一堆留言了。

曾經長期嚴重宿醉的櫻子很清楚，藤原太太一定不是宿醉。

第一次看到這女人是在六本木的外國人派對上，兩人就只見過那一次面。

藤原太太本人跟照片一樣漂亮，有著巴掌大的鵝蛋臉、精緻的五官，雖然已經二十七歲了，但講話時動不動就捧著臉的習慣動作，讓她看起來就像二十歲前半的小女生一樣。

那次派對上，相較於櫻子大地色的休閒風裝扮，藤原太太穿著合身的大圓點低領口小禮服，微微地襯托出上半身豐滿的身材，一下子就成為全場的焦點。

明明用心良苦搶到眾人的目光，卻笑嘻嘻地對櫻子等人說：「糟糕！我好像穿錯衣服了。」說完後，還吐吐舌頭，看起來並沒有因為穿錯衣服而懊悔不已。

那天除了打量彼此的行頭之外，還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

跟櫻子一樣的是，藤原太太也不會說日文。

就這樣，兩個女人回家後互相加了FB。藤原太太的動態永遠是港區、六本木、逛街購物，還有最重要的，老公。雖然藤原太太的動態滿是令人不悅的炫耀內容，櫻子卻又好奇想看。

上午就這樣無聊地用FB打發著時間，下午則是到澀谷逛街，在通過連結車站的百貨公司地下美食街時順便買了幾道熟食，從東橫線回到目黑的家只要十五分鐘。

這條電車路線像用黃金打造的，兩旁都是價值上億日幣的高級住宅，內環安靜不受打擾，外環卻緊鄰熱鬧的澀谷。

走走停停中，櫻子不忘拍下許多只有日本才有的街景照，並不時地上傳到網路上，然後不忘提醒大家，我就住在這裡附近。

回到家，五點四十分，離先生下班回到家還有三十分鐘。櫻子匆忙地把每樣小菜盛放到不夠乾淨的北歐風餐盤上，接著，用吸油紙巾擦拭著盤子周圍的指紋。

盤子邊緣是個會入鏡頭的領域，必須乾乾淨淨。

「我回來了。」

沒多久，悟回到家了，這男人連聲音聽起來都有點老。

櫻子敷衍地發出「嗯」的一聲，回應了疲憊的丈夫，頭卻沒有抬起來，繼續專注地拍著晚餐的照片。

悟嘆了一口氣後，放下了公事包，走到寢室，脫下沾有汗水與油脂的白襯衫。接著，腳步沉重地走到浴室外的洗手檯洗臉漱口。

櫻子拍得入迷，沒有察覺到丈夫已經洗好手坐在餐桌前了。

悟有氣無力地問著美食攝影師：「我可以開動了嗎？」

「可以呀，吃吧！」

已經拍了幾十張照片的櫻子終於放下了有點燙的手機，連手都沒洗就拿起筷子迅速地夾了菜直接放到自己的嘴巴裡。

悟夾起炸雞腿肉到自己的小皿上時，才發現太太沒有準備檸檬切片。

他起身走到廚房，找了一陣子後才發現一顆黃得差不多的檸檬被放置在冰箱角落裡，旁邊還有過期的火腿跟豆腐，從冰箱裡發出了一股酸味。

悟拿起了歐風雜貨小舖的菜刀，把暗黃色的萎縮檸檬切成四等分。

其實這件事情可以麻煩櫻子去做的，但是要跟日文不好的櫻子講這些瑣碎小事，只會讓自己更累。

而此時的櫻子跟往常一樣，一邊滑弄著手機，一邊把食物放入嘴裡，完全沒有注意到丈夫在廚房切了檸檬這件事。

悟切好檸檬後，再次回到了餐桌前，擠了檸檬汁淋在炸雞腿肉上後，他的手沾到了些檸檬汁，卻沒有濕毛巾待命在餐桌上。

A型社會裡的女人通常都會注意到這樣的事情，但想想，櫻子既不是日本女人，年紀也才二十九歲，卻願意跟快五十歲的自己一起生活。所以，一些小事情悟倒也不會放在心上或是去責怪櫻子。只是對於下班後還要自己弄這些雜事感到疲憊。

檸檬液體害得手跟筷子都黏膩膩的，悟開始心浮氣躁，看著總是在用餐時間滑弄手機的櫻子，突然一肚子氣。

今晚一反常態，悟帶著質問晚輩的語氣開口了。

「我說，妳每天都在忙些什麼？我們既沒有孩子，妳也沒在工作，偶爾也該煮菜吧？總不能一直買熟食回家擺。」

跟悟之間雖然是用日文溝通，但櫻子只聽得懂五成左右。

看了丈夫的表情跟口氣，大概是在抱怨自己沒有煮菜。這時櫻子才依依不捨地放下了手機，低頭看著桌上的炸雞腿肉，不敢直視先生，臉上露出欲言又止的委屈受害表情。

「我想煮菜，但不會煮和食……這裡是日本，我是外國人……」

「妳可以看看食譜煮呀！」悟的表情誇張，他無法理解為何太太總是把非常簡單的問題丟到「外國人」的身分上。

「我看不太懂日文……」櫻子吱吱嗚嗚地辯解著，眼睛卻緊盯著桌上的手機。

「之前不是有讓你去日本語學校念一年，應該看得懂的呀！」悟的表情持續誇張著。

但是，這一句話的日文有點難，櫻子抬起了頭，呆著一張臉看著激動的丈夫。

妻子呆愣的表情澆熄了悟的情緒。他比了手勢：「唉，算了。」

「冰箱裡的菜爛掉了，妳有空時清一清吧。」悟說完後就沒再繼續這個話題了。

因為語言障礙，櫻子與先生之間通常不會有深入的對話，也不需要。今晚又是在櫻子不太懂日文的情況下結束對話。

悟繼續吃著晚餐，櫻子則是拿著手機移動到沙發前，一屁股地坐在沙發上後，迅速地上傳剛剛拍好的晚餐照片。

上傳完畢後，櫻子打開筆記型電腦，準備觀看目前正在追的韓劇，手機就放在電腦桌上，她打算邊看著韓劇邊等待大家的讚美留言，這是櫻子晚餐後最大的娛樂。

此時的悟已經吃完晚餐了，收拾了自己的碗筷後坐在沙發上看著晚報。

這對男女，同居在現代化設備完善的都市城堡裡，卻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六年前，悟四十四歲，櫻子二十三歲。

那年是櫻子在日式酒店上班的第二年。她待的酒店稱不上酒店，倒是有點類似家庭卡拉OK的小酒館，裡面播放著日文演歌，小姐們會說幾句簡單的日文，為客人倒酒之外也幫客人點歌，小姐從二十歲到四十歲都有。

那一年，悟剛好到台灣短期出差。

某天夜裡，跟客戶們去了高級酒店後，在回飯店的路上經過了這家小酒館。

酒館的招牌並不顯眼，招牌內部的LED燈壞了，沒有規律地閃爍著，有些字上面的燈泡沒有亮起來。

要走到店裡有些困難，小酒館在地下一樓，樓梯的幅度又非常狹窄，既陡又長，只能容下一個人通過。越過了這條難行的樓梯後，看到沾有汙垢的店門，悟猶豫了一下，卻還是打開了這道改變他人生的門。

「歡迎光臨！」

悟被尖銳又不標準的日文給嚇到了。

在有點微醺的狀況下，不知不覺走進了這家與大商社部長身分不合的簡陋小酒館。

裡面的小姐們穿著顏色鮮豔的禮服，亮紅亮紫的，就像是把亮色油漆塗在衣服上一樣。從小姐們身上散發出濃濃嗆鼻的香水味，悟被這股難聞的味道喚回了現實世界，立刻酒醒了。

正當後悔進入這家店時，櫻子出現了，兩人在那樣的情況下第一次相遇。

那晚，櫻子跟其他小姐一樣穿著被亮片覆蓋住的禮服，年輕的雙頰上塗了可笑的厚重桃紅色腮紅。不像陪酒小姐，倒像是在廟會中常出現的花車女郎。

雖然是非常粗糙的打扮，但對花樣年紀的女人來說，這無損青春散發出來的魅力。不如說，沒有質感的禮服更加襯托出櫻子白皙有彈性的年輕肌膚。

當時會一些日文的櫻子，用簡單的日文問悟喜歡吃什麼。

悟笑著用剛學會的中文回答：「蘿蔔糕！」

櫻子聽到後，興奮地比手畫腳地回：「這個我會做，下次做好拿給你吃！」

悟有點聽不懂櫻子的日文，嘴半開地望著把日文說得一蹋糊塗的年輕女人。

櫻子突然站起來，快步地走到櫃臺拿了張紙跟筆，寫了簡單的漢字，畫了簡單的圖。她將紙遞給了悟看後，悟才明白櫻子的意思，開心地用日式英文說了句：「OK！」

悟上班的地方，女職員們穿著灰色制服，一板一眼地打著報表，用敬語說著話。高級酒店裡的女人則是動作優雅，態度從容大方。

他從來沒遇過這樣熱情卻又單純的類型，這年輕女人努力比手畫腳的樣子真是可愛極了。

悟對櫻子感到新鮮，在櫻子身上有著別的女人所沒有的獨特魅力。

不到一個禮拜，工作煩忙的悟再度來到了這個簡陋的小酒館門口。在這之前，跟客戶去了一次高級酒店商談，這時已經是小酒館快結束營業的時間了。

快速地通過狹窄的急陡樓梯後，進到店裡，悟伸長脖子尋找著櫻子的身影。東張西望了半分鐘，卻還是不見那張年輕的臉出現。

問了其他小姐後，才知道今晚櫻子因為感冒早退回家休息了。

從那天起，悟每天都到小酒館報到。在撲空了三次後，終於，在第四次，櫻子出現了。

悟算是個內斂的男人，像是自卑似地謙虛過頭，讓人分不清楚是自卑還是謙虛。

自卑來自不再年輕的年紀，面對著只有二十三歲的櫻子，國籍與語言並不是障礙，他只在乎自己開始出現老態的臉孔是否會讓櫻子產生對中年男子的嫌惡感。

再次看到櫻子，悟雖然很開心，卻抑制住開心的心情，低聲地問櫻子：「妳還記得我嗎？我上個禮拜曾經來過。」

櫻子臉上藏不住興奮，突然靠近悟的耳朵，用簡易的日文小聲地回答：「我知道你，等我一下！」

說完後，櫻子快步地走到吧檯後面，從冰箱裡拿出了一袋東西。

從吧檯走回來的櫻子像少女交換禮物般，害羞地將那袋東西遞給了悟，然後用手指著自己，示意是自己做的，接著又用手指著悟，做出了吃東西的手勢，要悟拿回飯店慢慢吃。

櫻子的舉動讓悟嚇了一跳。在日本，用手指指著他人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但是在台灣，這也許並不成立。

看著眼前這個天真浪漫的年輕女生，悟很確定自己戀愛了。讓他著迷的對象卻是個沒有深談過、只見了第二次面的台灣女孩。

之後的幾個月裡，兩人常一起約出去玩。

悟對櫻子很大方，帶著她上價格不斐的中華餐館，出入都坐計程車。這是從沒上過高級餐

廳的櫻子所沒接觸過的世界。

來台北五年了，鄉下女孩還沒親眼看過上流社會們穿梭的地方。

對櫻子來說，花花世界不是從到台北的那一刻開始，而是從認識悟之後才開始的。每當與悟在飯店餐廳用完餐後，櫻子心裡就會想著：「原來，台北有這樣的地方呀！」。

看著高級餐廳裡態度親切、說話溫柔的服務生招待著自己，這一切就像仙履奇緣一樣，只有在悟身邊，自己才能像個公主般被人好好地伺候。

在這之前的日子，櫻子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睡在加蓋頂樓，晚上到小酒館上班。平凡的外表也不曾出現熱情追求她的男人，高中畢業後，幾乎沒談過像樣的戀愛。

就在某天晚上，兩人一如往常地在餐廳用完餐後，櫻子突然從大紅色手提包裡拿出了紙筆，寫下了日期跟住址，也畫了一個「家」的圖案，上面寫著「my home」，示意著要悟下次去她的小公寓用餐。

櫻子並不太清楚到底有沒有喜歡這個比自己大上二十歲的中年男人，只知道跟他在一起時很安心。雖然沒有小鹿亂撞的感覺，卻能夠坐在高處，邊看著夜景邊悠閒地享用晚餐。

她偶爾會想，眼前這男人也許可以把自己從二十三年來的貧困生活中救出去。他沒有太大的缺點，只是個普通的男人，然後，比普通男人還要有錢一些，卻比適婚男人還要老一些。

櫻子抱著不會再遇到更好的人的念頭，把寫有公寓地址的小紙張遞給了悟。

到了約定的那晚，悟依小紙條上寫的地址來到了北市繁華街的某個巷弄裡。

櫻子的公寓並不好找，悟看著周圍的建築物迷惘了。約找了十五分鐘後，才終於找到了小紙張上寫的地址。

那是一個外牆像是被火燒過、髒兮兮的五層樓公寓，但詭異的是，紙條上卻寫著「六樓」。

當時還是盛夏，雖然已到傍晚，但氣溫卻仍然在二十八度左右。在沒有電梯的公寓，悟才爬了三層樓就氣喘呼呼了，好不容易走到了五樓，卻不見通往六樓的樓梯，他花了幾秒鐘尋找通往六樓的樓梯。

那是一個隱藏的小樓梯。通過狹小的樓梯通道後，悟終於明白，所謂的六樓，就只是一個鐵皮加蓋的屋頂。

六樓其實是頂樓。

在悟生長的國度裡幾乎不會有頂樓加蓋這種荒唐又違法的事情。悟不可思議地看著凌亂且放滿大型垃圾的樓梯間想著，如果發生火災，櫻子能安全逃生嗎？這女孩到底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櫻子小姐非得住在這種非法的地方才能生存嗎？

他對她的身世感到好奇，卻又心疼。

悟有點畏懼地敲了門，打開門的卻是一個笑容洋溢的女孩。

櫻子熱情地招呼他進去。

裡頭是一個六坪大的小公寓，地上擺著兩個難看的工業用電風扇，房間裡沒有冷氣。櫻子正忙著煮最後一道菜，麻婆豆腐。

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瀰漫著大蒜與麻油薑絲的味道。房間內沒有像是椅子的東西，悟只好坐在矮圓桌旁的地上，等著櫻子做好菜。

十分鐘後，櫻子從小冰箱裡拿出了啤酒，連汗都沒擦，就急著幫悟倒酒。

女人滿頭大汗，用不標準的日文大聲說了一句：「乾杯！」

悟沒有舉起杯子，只是震撼地看著眼前這個連人都出汗的年輕女人。

為什麼，她此刻看起來如此美麗？

悟的心臟轟隆隆地震動著，他發現自己好像愛上了這個住在簡陋加蓋公寓的女人。

也許，我該跟眼前這個住在鐵皮屋頂的女人結婚！她應該住在舒適且有冷氣的地方。

悟吃著辛辣的麻婆豆腐，幻想著往後的人生也可以像這樣一起用餐。在那幾分鐘裡，單身主義的悟第一次湧出了結婚的念頭，他想保護這女人一輩子。

隔年，悟娶了櫻子。

從此，住在鐵皮屋頂公寓的女人被安置在這個外牆潔淨的華麗城堡裡。

晚餐後，看著一個人對著手機發笑的櫻子，悟感慨了起來，在日本的這五年間，太太是從

何時開始變成這樣無聊又懶惰的女人？

今晚，悟回想起剛遇到櫻子時的事情。

這幾年的櫻子就像不同人似地改變了許多。當初如此嚮往日本的生活，現在卻連日本的廚具都看不上眼，非得要用北歐風的，身上穿的也都是歐洲的名牌服飾。

她臉上扁平的朝天鼻子變得立體多了，眼睛也變得又圓又大顆，但是那一點也不漂亮。

悟還是懷念當初那個扁平的鼻子，還有從鼻子下方冒出的汗水。

為什麼只有手機可以讓太太快樂？

當初結婚後，怕櫻子一個人在家會寂寞，悟跟公司提出請求，希望不要再派他到別的國家出差。以悟的資歷跟職位，提出這樣的請求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間公寓也在五年前被大翻修過，光是浴室跟廚房的改造就花了幾百萬日幣。悟怕櫻子不適應東京的冬天，還特地在淋浴的地方裝了防潮暖氣。主臥室更是被精心設計過，讓人感到清爽柔和的藍綠色調合壁牆，配上不同顏色的燈光演出，這是一個舒適的自然空間，就像在行程忙碌的旅途中所棲息的高級旅館一樣。

從晚上七點多到十一點，櫻子一直坐在電腦前看韓劇，偶爾回覆著FB留言跟line的訊息。

悟走到電腦前，叫了櫻子，她沒有回應。於是，悟只好輕拍櫻子的肩膀。

櫻子像是被人打擾一樣，兩、三秒後，才緩緩地拿下耳機。

「今晚一起睡吧。」在晚餐時唸了櫻子一頓的悟，卻在幾個小時後要求一起睡覺。

「嗯。」櫻子點著頭，沒有拒絕。

關掉電腦，櫻子總算肯起身到廚房洗碗。

像洗碗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事卻是每天晚上最累人的事情，如果用洗碗機洗，又會被悟唸那麼少的盤子就別用洗碗機了，浪費水。

其實他也沒對我很大方，連水電費都要計較，嫁給年紀大的人真是不划算！

三月的東京還處於殘冬，兩個禮拜前甚至下過雪，從水龍頭流出的水是冰的，要等到溫水出來，也得花個半分鐘的時間。

這在三十秒內，櫻子哀怨地看著流理臺上油膩的碗盤，心中不斷地想著悟對自己不好的地方。

結束了一整天最疲累的工作後，櫻子在寬敞的浴缸裡泡著海鹽澡。今晚無法再拒絕丈夫同睡的要求，在那之前，必須充足地休息。

十多分鐘後，櫻子依依不捨地離開擁有先進設備的白淨浴室，稍微吹了頭髮後，她套上舒適的寬鬆浴衣走到主臥室。

關掉了臥室裡明亮的螢光燈，切換成床頭正上方的橙色暗燈，櫻子悠哉地躺在床上邊玩手机邊等著先生。幾分鐘後，先生帶著輕微的啤酒肚走進了臥房，在橙色燈光下脫掉了上衣。

但這一幕看在櫻子眼裡，是慘不忍睹的，這男人又變胖些了。

悟靠近著年輕的太太，沒多久，他從正面緊抱住她。

被五十歲男人壓著身體的櫻子，閉上眼睛，不忍直視丈夫臉上被歲月橫掃過的痕跡，這就

像是不敢面對殘酷的現實一樣。

昏暗燈光下，年輕太太的腦海中不斷地浮現出其他男人的臉。

那是一張別人家丈夫的臉。

晚上十一點，大多數的妻子們大概就像電視劇裡的情侶一樣，浪漫地享受著彼此年輕的身體。

櫻子越想越不甘心，還沒談過轟轟烈烈的戀愛，就嫁給了正壓著自己的中年胖男人。

她突然睜開眼睛，腦海裡的年輕男人臉孔一消而散。在眼前的，是一張有皺紋的老男人臉。

而這張老臉，娶了年輕太太卻沒有多加疼愛，在晚餐時間還唸了自己，還為了省些水錢，讓自己在寒冷的天氣裡用雙手洗了碗！

一想到這些，櫻子大力地推開了丈夫，用日文說著：「今晚，不行！」接著拿起放在床頭櫃的手機匆匆地走回自己的房間。

那個「自己的房間」本來是客房，三年前，櫻子突然要求分房睡，擅自地把客房當成了自己的房間使用。

來到日本五年，從三年前開始，這女人就突然變了，不是外遇，也沒發生重大的事情，她就突然不煮菜了，整天看著手機。

用手機拍照、買著高級廚具、把百貨公司超市裡的小菜當作自己煮的一樣，毫不羞恥地上傳到社交網站，接著興奮地點著手機螢幕，大概是在與朋友聊天，或是回覆著大家的讚美吧。妻子花了許多時間經營著虛幻的自己，卻不再花一秒鐘仔細看看辛苦工作回家的丈夫。

被櫻子推開的悟，一個人呆在床上發呆。

我只是想在回家後吃頓老婆煮的菜，兩人邊用餐邊聊天，晚上抱著老婆一起睡覺，這樣單純的願望似乎很困難。

櫻子不再是從前那個天真浪漫的女孩了。「從前」其實也只是六年前。
悟內心並不是痛苦，只是對婚姻生活開始感到困惑。

回到「自己房間」的櫻子，用E-mail安排著下禮拜的約會。
她開啟了跟好友小薰的對話。

『下禮拜要不要去澀谷吃飯？』

『要約誰嗎？』

『都可以，妳想約誰呢？』櫻子問著。

『上次的派對認識了一位有趣的年輕太太，約她可以嗎？』小薰做什麼事情前都習慣先詢問櫻子的意見。

『嗯，可以呀』

『那也可以約藤原太太嗎？也是之前派對上認識的人，其實我跟她私下有見過一兩次面！』

聽到藤原太太的名子，櫻子最先浮現在腦海裡的是六本木Hills的夜櫻。

普通的一個主婦聚會，因為「藤原太太」這幾個字的出現，讓櫻子的生活產生了積極的動力。

衣服有點少，得去採買一些新行頭了。

櫻子看著個人專用的更衣室，吐出了奢侈的嘆氣。